

记 人 篇

记找鲁迅先生

前天五点钟的时候 我从市里回来 见案上有邮件数起 顺手把颉刚先生从厦门大学寄来的一封信，先行拆看。原来是报告鲁迅先生将来粤的消息的。其词略谓，伏园君已经在两礼拜前赴粤，曾晤过否？鲁迅先生将于十五号（按来信是十一号写的）起程 想旬内你们定可相见（颉刚所以告我这个消息 大概因为两月前 我曾去信问他‘鲁迅先生是否要来粤’的缘故。）

我读了 自然非常高兴 巴不得早点天亮 可以到市里去找他——为什么要找他？一方面 想对他这位思想界的先驱者、时代的战士表示诚意的欢迎（我觉得他之所以值得我们特别佩服，比起他在文艺上的成绩来，尤其在于他那激进的思想和不屈的态度上），另一方面，是藉此瞻瞻风采，以释数年来倾仰的私怀。

昨天 早餐后 我就匆匆乘电车“过海（渡珠江）到了市里 邀了一位姓蔡的朋友 他是中山大学医科的学生）同到中大去询问 心想 他即使不在那儿 也可以得到关于他住处的消息。谁知实际竟使我大大的失望。

最初到政治训育部去探询，里面的人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后来又到底务处去问。结果是听到那位老头儿，说了下面几句很坚决的话：

“有新的教职员来 我准是知道的。这几天实在没有姓鲁或

姓周的 我们开始说鲁迅先生 因为怕他不懂 又补说了“周树人”这个姓名 外江人到校”。

我们只得说了一句“不该”退了出来。

这时我心里怪闷闷的。在万人如海，围巾和旗帜齐飞的操场里 群众在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会 呆立了一会 默默地和蔡君同到昌兴街的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

后来 又和超华策 他姓饶 是位青年诗人 在十字街头跑了一阵。结果同坐上黄包车，到西关十三甫找梁式去。五点钟以后 我们三个人围坐在西施酒楼的一个小房里 你一句文艺 我一句革命 他一句恋爱 ，.....在那里大肆其谈锋和酒兴。

不久 超华晕醉了 把他藏在心坎深处的情史一页一页地向我们翻开。我也有些醉意。倒是老梁还清醒着。.....离开那小房子下楼时 我和老梁同扶掖着超华 使我突然想起了故乡 常演的那出狄皇亲 青 喝醉后 太监扶着他东歪西倒走路的戏来 心里不禁暗暗地笑着。

我们分手时 约定明天上午九点钟 在创造社出版部分部会齐 再一同去找鲁迅先生。

今天 上午十点钟 我们到了中大 虽然询问了一些人 仍然没有确实回答。但是 不久 就在大楼的甬道上遇见了孙伏园先生。孙先生身矮而丰须 其面貌和《伏园游记》封面上的画像没有什么差别。

他把我们延到他的寓房。我们急忙问他：“鲁迅先生现在住在哪里？”他说就在邻房，但此刻还未起身。

我们谈论了起来。起初当然是些寒暄话，接着渐渐畅谈起来。既由天气而冰雪 由冰雪而教科书 复由一般刊物而《现代评论》而《北新周刊》，.....东牵西引 蔓延不休。

正在畅谈之间，渐渐听得隔房有上了年纪的人的咳嗽声。

我们都注意地听着 心境感到无上的严肃。过了一会 孙先生引鲁迅先生出见我们。这个初次的印象 我不免要来描述一下 尽管我不是个小说家或传记家，而且所记的，也不过是些浮浅的外观。

鲁迅先生，他穿着一件灰黑色的粗布长衫。脚上着的是绿面树胶底的陈嘉庚工厂制造的运动鞋。面部消瘦而苍黄，须颇粗黑。口上衔着枝已经燃掉了半截的香烟，态度从容。虽不露笑脸 却自然可亲 不象他老人家手写的文章那么老辣。

大家一阵客气话过后，就随兴倾谈。鲁迅先生谈起厦大此次的风潮发生的内幕，深致叹于该校前途的绝望。先生又提到《现代评论》说久没有看见该刊 不知它近来态度怎样。我答他，现在也渐渐赞成国民政府，象要革命起来了。先生笑话道：“这样善变 真没有法子呢！”

梁式请他今后常为《国民新闻》的副刊写文章。他说 怕找不到说话的材料。原因是：一、没有什么可闹的事 就不会引起多写文章的兴趣 二、新到和语言不通的关系 对于地方的事情太隔膜 要说话也无从说起。半年来在厦门大学 不能写出什么文章来 就是为此。

先生说话颇富趣味。当我们谈到有个学校，学生上课室去要坐车的事情。他说：“那么 教授们要坐飞机了！”

我们的谈话很不少 在这短文里不一一记述了。

当时访问鲁迅先生的来客里 除了我们三人外 还有一位黄尊生。他的来意，是要请鲁迅先生明天去赴他们欢迎一个周游世界的世界语学者 德国人 姓名记不太清了 的集会。我们也约定他和伏园先生明晨到大观茶楼去谈聚。

当我们告别了鲁迅先生之后 走到校门口 却碰见了甘乃光先生。梁式把会见鲁迅先生和请他为副刊写文章的事，告诉他

(他当时是《国民新闻》的负责人并在中大政治训育部任职)他笑说道：“不错，把文艺复兴起来！《国花》(副刊)的名称也可以改一改。”

我这篇找鲁迅先生的记事，就这样结束了。至于明天欢叙的情形，让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鲁迅纪念

过去十二年间 我差不多很少在文字上提到‘鲁迅’这个庄严的名字。这不是由于轻忽 而是由于虔敬。实在的 我要具备了多少的敬意——以至于勇气 才敢提到他。

此刻 拿起笔来 我正满怀着‘朝山者’的那种虔诚 同时又深感到向荒山辽海去冒险的那种恐惧。（我怎能够担保自己一点不减损他的庄严！）

首先叫我们记起的（其实，他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脑海）是战士的鲁迅。这太使我们感动了。因此反而难于作适当的述说。实在的，我们用心灵去感受或默颂，要比述说容易得多。

从《新青年》时代起 直到他去世的日子 他的那管廉悍锋利的笔，揭开了多少封建文化的脓包，剔去多少绅士洋奴们的假面！在文化斗争上，好像他那样战斗力的强烈，战斗性的坚韧，以至于战斗效果的辉煌的，在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学术界实在很少见到！

为着实现未来社会的理想 鲁迅的战斗和成就 并不限于攻击方面。他是“攻击”的战士 同时也是“保育”的战士。短短二三十年的作战时间中 他给我们培养了多少文化后备军 给我们

留下多少健康珍贵的文化食粮!“攻击”和“保育”是他战斗的两个方面——两者从同一源泉出来，而又汇合到同一的海洋里去。

有人以为鲁迅的战斗是一种“斗狠”的性质，这固然很荒谬；又有人以为他的战斗只是“破坏性”的，也糊涂可笑。鲁迅为着崇高理想而战斗。而他的战斗，是破坏的而又建设的。

其次，我们不能忘记鲁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那两卷很早就刊行了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赶上它。它们写作得那么早，却成就得那么高。只这一点，就够确定他在中国近代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了。即使鲁迅没有别的方面的贡献，他也已经可以不朽的。可是，鲁迅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业绩不限于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他那多方面的业绩被一个“中心”贯穿着，那就是——要使人民大众生活得自由、富足而且有良好的教养的庄严理想！他的杂文，他的小说，他的翻译，以至于他的一切社会文化活动，都可以说是环绕着这个“中心”的。他不是平常意义的作家。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社会学，他的政治学，他的攻击和保育的武器。这与其说是“特殊的”文艺，还不如说是“最本质的”文艺。因为正像一位伟大的革命作家所说的：“文艺在本质上是战斗的。”

纪念鲁迅，是我们的义务。而最有力的纪念方法，是继承死者的事业和尽量发挥他的优越精神。

鲁迅为他而苦苦战斗的目标，在今天是格外明显的。他所努力的事业，今天也比他活着时候有着巨大的进步，有着更多的人在努力。我们已经比先驱者更加幸福了。也正因此，我们更加添重了自己的责任感，更加需要努力学习我们的先驱者。他的光辉的范例，不但指示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同时也将保证着我们事业的成功——如果我们能够彻底发挥他那优越精神。

使鲁迅的战斗精神复活在我们每个青年人的身上，让它体现在我们每个青年人的行动上罢。他所渴望的新中国，就要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成长起来！

附记：

这篇小文，是鲁迅逝世十二周年纪念，给达德学院学生自治会的壁报《号角》写的。它一直没有上过铅字。时间过去三十多年，文末所说的“新中国”早已成为事实，但是我们（包括广大青年）学习鲁迅战斗精神的任务仍然存在，因把它交《北京师大》编者，藉以纪念这位巨人的百年诞辰，并与同学共勉励。

1981年9月5日

怀林和靖

我爱林逋仙，风致如寒泉。利名无锁钥，梅鹤有因缘。
抱病收红药，行樵入紫烟。自君之羽化，云冷孤山巅。
——旧作《五君咏》之一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相信佛氏因缘之说，但是人生偶然的遭际确是非常的奇巧而于生活将来或有重大之影响。社会上的事物固然有许多是预定了去做——即是有意识的——而得到某种结果的。如我约定了我的朋友于某月某一天在南京雨花台相见，届时果然彼此在那里晤会。又如我想于半月内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因为为了我实际的努力结果果然脱了稿。但是事前一点也没有设想到而偶然发生的事件也就不少并且往往其结果的离奇重大，远非我们所意料得着。例如一个一向过着性的孤闷的青年，做梦也不敢想到有人会爱到他。可是一旦他在某种机会里遇到了一位蜜司彼此相爱了不久终于结婚了。这不但他的朋友们听闻了惊怪他自己在静寂的时候想起来也不免要‘莫名其妙地’失笑呢。又如一个治文学的人偶尔和一位治考据学或别的科学的人做了很好的朋友。他不知不觉中也舍了自己的对象，去改学他朋友所学的了。到底他所成就的，竟是和他从前所治的文学很相反背的考证或其它科学。这种事

情 在那些精神分析学者等精密研究起来 也许可找到当中必然的因果，但从我们一般常人的眼光看去，就不免有点可惊奇了。

上边拉了一大堆濛濛渺渺的话，本意无非要来说明我和一位宋朝的隐逸诗人林和靖精神上认识、结合的经过，及在思想上、创作上所受于他的影响罢了。

回溯起来 已近十年 那大约是最后一次粤桂两军在广东开战了。时间记得是旧历八九月之间。开战的风声传来了，我所居住的那个小市镇 正是军队所必经过的路径 并且距离战场不远。辛亥以后 广东地方 虽没有过一年安静 但炮火震天 穿了空洞的死尸一具一具在地上躺着的事情，我们那小地方的百姓，委实还没有经验过。这时惊慌、骇怖，自然要进入每个人的心坎。这件事所招致的结局 自然是跑者跑 逃者逃。许多人都拥着到附近小乡村里避乱去了。我家也是这逃难者中间的一小伙。我们所避往的地方非它 乃一个位置在重叠的嶂岭之下 人口不满五百的小村，—— 我们祖先的故居小剑乡。

我那时年纪虽不过只十六岁左右吧？但因为自己乱七八糟诵读过许多古人诗文集的缘故，颇晓得赏识山野清幽的情味。我日夕一个人——在那里自然没有我惬心的朋侣——或穿梭于黝绿的丛林中，或徘徊于缥碧的溪涧旁；听不知名的怪禽之呼叫，看休息着的驯牛在拂尾巴，一切都使心里感到幽邃的怡悦，浑然忘怀了身与物 和大自然入于同化之境。这时 我深刻地认识了一位精神挚好的良友，那就是林和靖。他的那部散佚之余仅存的心声——诗集没有一天不把在我的手上，吟在我的口中，刻在我的心底！我和他简直成了一时精神上的恋人。晓得他的名字、故事 原不始于此际。我的五叔父 虽然是干着商人职业的 但他的性格 却是很显明地属于反商贾的、颇有艺人风味的浪漫性的一种。他喜欢弄音乐，几乎把它当作生命一样看待。

又耽读说部，有空便躺在床上披读，时常把吃饭的时光都搁误了。因此他的房里不像别的商人一般的只堆满着账簿、钞票和银圆，他有的是琵琶、箏、琴、箫、笛和《风月传》、《西厢记》、《夜雨秋灯录》等，它散漫地搁放在案头、壁上、枕边。我那时年纪尚幼（大约十二岁左右）常常跑到他那里东翻翻西翻翻，高兴的就拿了来看。在那些杂书中间，我读到了一部《西湖佳话》。我此时对于书中有三个人物比较起了注意，那就是林和靖、岳武穆和小青。这就是我认识林氏的起源。后来又托人买了他的集子来读。但无论如何，我未到村里避乱以前，对他林的印象是薄弱的，至少是说不到神会的地步。村居以后，我沐浴在幽奇、清旷的自然中，因而增进了了解的程度，所以能比较完整地认识他的生活和作品了。那时是我顶高兴做诗的一个时期，在那种背景中，目睹心思，自然要有许多制作。记得后来还把它另抄辑成一个专集子，而给与有趣味的嘉名。那时我不但思想受了林氏的影响，诗歌的风格也有不少被化于他的。现在把当时及后日所作的五、七言律诗抄出两三首，就可见我受他影响之处非浅了。

再游东山园两首之一云：

几阵清霜后 山林叶半丹。
秋深红柿熟 风劲碧流寒。
榕影铺荒径 樵歌起远峦。
日沉归路晚 余兴尚盘桓。

幽居杂兴五首之一云：

浊世劳劳祇自缠 山林别有好因缘。
晴来带鹤寻幽药 晓起呼童汲冷泉。
遗世未能聊小住 放怀已得即真仙。

不须更论行藏事，玉碎终应逊瓦全。

又山林小居寄植梧云：

小寄园林托隐流，日来清福饱双眸。

排空云嶽青不断，临水野花红自秋。

人带轻烟耕绿野，鸟随寒雨落沧洲。

风光历历堪娱赏，可肯遥来共胜游？

直到现在 我的作品 还不免带些受他所影响的痕迹。我喜欢写不大为人所喜爱的清淡的小品文和新诗，这原因固不是单纯的 然和林氏作品与人格关系总不浅。至于思想方面 我几年来虽然在复杂的时代的环境与学说之下，经过了多方的刺激感染，不能再像那时的简单，——只作山林隐逸之思——然一部分消极的独善的野居的梦想，总不时的在我脑中浮闪着。尤其是在实现上遇到不如意 或面对着伟大的自然时 它要激动得更其利害。譬如我最近出版的《偶然草》，《荔枝湾纪游》诗中 便有一首这样说的：

已无豪气超人上，只有疏狂爱浪游。

水际林梢闲驻影，人间便觉懒回头。

这种思想 固然是东方的 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古代许多诗人根深蒂固的思想 初不关于一、二人的事。但像我们中国历史上严子陵 陶渊明 林和靖这几个人 实是代表了这种思想的领袖人物。而林氏和我过去的因缘 又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 不能说我现在这种思想的遗留，和他绝没有瓜葛。

我们有时愤怒着说 人类如果没有过去的记忆 那生活上要变得多么洒脱呀！其实，这不但是不可能的事，假使照样办到，岂特没有民族文化可言，便是这梦梦然无前后牵挂着的生活本

身也就够煞趣了。所以人类要读历史 要追念过去的故事 为实利的成份固然有，但单为了要求满足其神智情思上作兴趣的游泳开拓者 也正占多数。吾人乐于摩挲古物 凭吊废墟 这种事实的心理上的根据就在于是。

我第一次到孤山去谒林和靖的墓，记得是初到杭州那一天。初秋下旬的午后 在岭表是夏布衣服加电风扇 犹觉炎热的 在此竟可以穿着黑哗叽的西服了。阳光溶溶的斜照着 湖上的水和山 是幽秀而沉默 西湖第一回给我的印象是不坏的。我和同行的韦君 在湖滨购了一只小划子 望着三潭印月进发。在划子上，年老的舟夫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西湖的风景和故事。他殷殷地像教师一般的讲授 也有些是特别的 但大多数是我们早从《西湖指南》一类的书及别的载籍上已经看到过。到了三潭印月 又移向岳王庙。最后便穿过西泠桥 到孤山下小青墓前。韦君因足痛不能上去。我一个人便跑进了林氏的墓园。地方不很宽大 墓身隆然高起 前竖石碑 上书‘宋林处士墓’五字。墓侧有一小土堆 碑上题‘鹤冢’两字 是建立得不久的。墓园内外，都种植着高古的梅树 老干秃枝 纵横穿插着。这时没有别的游客 我一个人在岑寂清凉的景象中 深深地 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幽渺、古旷的情趣。遥想当年林氏隐逸的生活与心境 觉得这眼前的一树一石 都在向我启示 并嘲笑着现代人过于迫促、嚣乱的文明生活！我浸淫在幽默中。我又觉得像有一种什么力在紧压着我，使我自愧渺小，自恨尘秽。这时如我面前有一具明镜，我一定不敢去正视我映在那里面的影子。一切都无为寂静，我的心也就暂时清空化了。我坐在墓前斑驳的石块上，望望天空凝谧的白云 又看看墓旁丛杂的幽草 没有语言 也无复有思索。这样的继续了一回很长的时间。阳光收敛了 苍莽的暮色 徐徐舒展了过来。我如梦似的回到小划子上。在湖上黄昏的归程

中 我默默地念起了一首绝句：

山水未深猿鸟少，此生犹拟别移居。

直上天竺溪流上，独木为桥小结庐。

心里有点分不清这究竟是他做的诗 还是我自己所要说的话 我浓重地坠在迷惘里了。

后来 自己又去了一次。第三次去时 是韦君将转赴上海前的一个黄昏了。我和他各满怀了不易诉说的殷忧和别意。呆呆在荒冷的墓园中站了一会，叫照相的替我们留了一个影便回来了。……

尚仲衣教授纪念(二篇)

一、故人的一侧面

我初次认识尚博士，是在一个新创设的学校的会议席上。

时间约摸在十年以前。那时候，普遍地教育民众的热望正沸腾在少数有爱国心的教育者的心里。一些比较贤明的教育当局对于推行这种教育新事业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需要。这样一来，为着训练民教师资的学校就在一些省份成立了，当时杭州城里也添了这样一间特殊性质的教育机关。

大约是初秋的一个午前。庭前梧桐树的叶子已经有些变黄。西风悄悄地带来了凉意。在一个新布置成功的会议厅的长桌四周，围坐着二三十位从各方面来的，年令、性别、学术修养各不相同的工作者。当主席讲过开会词以后，接着就是一些负教导方面主要任务的人讲话，那位讲话者，身体比较普通人高了些，两道眉向左右倾斜，脸色带着病后的苍白，鼻梁上架着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身上穿的是藏青色的绒西装，衬衣是茶黄的。他用着稍带河南土音的国语讲着，一只手插在裤袋子里，另一只却在胸前活动着。

“……我们要造成一个有生气的、有生机的教育机关！”

.....”

他说到‘有生气的、有生机的’那两个形容词的时候，声调特别响亮。它打动了。我沉入思索里：

“有生气的、有生机的 这种教育 不是今天颓萎着的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而又正被一般教育者所忽略的么？这个为养成民众师资兼试验民众教育的机关，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充满生气充满生机的地步 因而把这种风气推开去 那么 对于中国目前社会的改造 不是一种有益的助力么？.....”

这样想着，我对于那在自己本来没有多大信心的民众教育的前途 仿佛闪烁着光辉的希望 同时对于那位讲话者也留下了一个不容易磨灭的印象。

那位讲话者就是尚博士——一个新时代的教育者。

尚博士是从贵族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在清华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 他所修习的知识 他所身受的熏陶 大都是属于所谓‘上流社会’的。这种教育的结果 已经尽够把他造成一个高蹈的、傲慢的典型绅士 不管他离开学院 走上事业道途的时候是怎样年青。但是，他到底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具有那种对于时代的非常敏感。祖国的艰苦的现实，世界先进人群改造历史行动的英勇，打动了他的心灵。他不能够长久地关闭在自己狭窄的牢笼里。他大步踏出旷野，闯入街头。他要把教育和带领中国新时代的青年及民众当做自己的责任。道路是崎岖险阻的。但是，他没有计较到这些。他只知道要凭自己的信心和毅力去达成他的愿望。

“九·一八”深夜里沈阳城外侵略者的炮火 猛烈地惊醒了东方“睡美人”的长梦。青年学子是她的先锋队伍。那时候 他们救祖国求真知的热情像火一样燃烧着。那是使民族更生的圣